

凱瑟琳·科爾曼·弗勞爾斯

一位新獲選的麥克阿瑟「天才獎助金」得獎人揭示了美國的骯髒秘密：
農村社區廢水管理不力



Viktor Miller Gausa

帕梅拉·羅希 (Pamela Rush) 是單親母親，與兩個孩子一起住在阿拉巴馬州朗德斯 (Lowndes) 郡一間移動房屋，這是在 1995 年以大約 11.3 萬美元購置的。20 多年後，她這間基本上一文不值的房子仍然有一萬三千美元沒繳清。「這輛拖車有霉味，通風不良，燈光昏暗，天花板有爆米花水漬和暴露的電線，」凱薩琳·科爾曼·弗勞爾斯 (Catherine Coleman Flowers) 寫道，她是在朗德斯郡長大。她的書，《廢棄物：一個女人與美國的骯髒秘密的對抗》已經在 11 月問世。「房子的後面是一個已倒塌的露天平臺，俯瞰著小院子和茂密的樹林。平台旁邊有一支水管把生活污水排放到地上。滿地衛生紙和糞便比帕梅拉更清楚地述說美國夢碎的故事。」

在朗德斯郡，像羅希這樣的低收入居民不僅面臨罰款的威脅，而且會因為沒設置昂貴的化糞池系統而受到刑事指控。2020 年，弗勞爾斯從麥克阿瑟基金會獲得了 62.5 萬美元的「天才獎助金」，因為

她「引起人們注意農村地區供水和廢棄物衛生基礎設施的不良及這一點在常保健康和社會經濟差距方面的角色」，她經常把美國參議員伯尼·桑德斯 (Bernie Sanders) 和窮人運動共同主席威廉·巴伯 (William Barber) 之類的人帶到羅希的家中，去親眼目睹情況。2018年6月，羅希在國會作證，談到像她這樣的家庭因廢水系統故障或不足所面臨的風險。

2020年7月3日，49歲的羅希成為全球大流行病的另一位受害者。「正式的死因是新冠肺炎，」弗勞爾斯寫道，「但她痛苦的根本原因是貧困、環境不公、氣候變化、種族問題，和健康差距。他們永遠不會被列在死亡證明上。」

在《廢棄物》中，弗勞爾斯講述了她自小開始就被教育成為激進主義者的經歷。這本書的試金石是1965年從塞爾瑪 (Selma) 到蒙哥馬利 (Montgomery) 的民權遊行。弗勞爾斯記得童年在家體驗到的正義之怒，就像電流一般，當時她只有6歲。「我的父母，瑪蒂及J.C.科爾曼，積極參與民權運動，」她寫道。「我們家曾是其他社運人士，包括像史托科利·卡麥可 (Stokely Carmichael) 等的標誌人物，聚集談論當時的策略和問題的地方。我喜歡聽他們在前廊侃侃而談，我把談話內容都吸收了。…最重要的是，我學到了為更大的利益而服務社區。」

弗勞爾斯離開鄉村朗德斯郡——「一個」，她寫道，「被稱為血腥朗德斯的地方」，因為它有暴力、種族主義的歷史——去上大學。她最終獲得了奧克拉荷馬州卡梅隆大學的學士學位後，曾在馬丁·路德·金恩 (Martin Luther King) 的非暴力社會改革中心實習、在美國空軍服役，並曾和南方基督教領袖會議的成員一起遊行，其間她的婚姻之路走得彎彎曲曲。2015年，她在內布拉斯加州大學獲得歷史碩士學位。弗勞爾斯也在北卡羅來納州的底特律和華盛頓特區教了幾年書；她仍然認為教書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

2000年，弗勞爾斯回到阿拉巴馬州的黑人地帶，掌管NAACP的選民賦能辦公室，並擔任朗德斯郡的經濟發展顧問。2004年，她創立了一個名為「鄉鎮企業與環境正義中心」的非營利組織。「我們的使命，」她在《廢棄物》一書中解釋道，「在於縮短健康、經濟和環境差距，以及增進被邊緣化的農村社區得到清潔空氣、水和土壤的機會。」2008年，她還開始在蒙哥馬利平等司法行動組織工作，這是一個致力於刑事司法改革的非營利組織，在那裡時她還繼續擔任農村發展經理。作為一名網紅，弗勞爾斯已經徵召前副總統高爾作為盟友，為改正農村的不公平而戰。她還與著名疫苗學家彼得·霍特茲

(Peter Hotez) 合作，記錄了南方熱帶疾病（如鉤蟲）捲土重來的經過，人們長期以來認為鉤蟲已從該地區根除。她與保守派社運人士羅伯特·伍德森 (Robert Woodson) 建立了牢固的工作關係，後者的伍德森中心 (Woodson Center) 幫助低收入人士和社區組織解決自己社區內的問題。她從羅伯特那裡了解到「我們不應該固守『右派』或『左派』等字眼，而應該選擇對的，拒絕錯的。」正如她在《廢棄物》中解釋的那樣：「我做出了一個有意識的決定，不允許政治分歧限制我與人談論問題的能力。」

她的書出版當月，資深編輯 Geoffrey Johnson 跟弗勞爾斯談到了美國的骯髒秘密、彌合黨派分歧、這兩個主題的交集點——以及扶輪社員們如何參與解決問題。

美國的骯髒秘密是什麼？

美國的骯髒秘密是：在美國，有些人住在沒有廢水處理的社區。他們生活在生污水中，我們大多數人認為這種事是只會發生在發展中國家，而不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

為什麼缺乏衛生設施在美國是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更注重解決都市社區裡的廢水問題，而較不注重農村社區的廢水問題。廢水政策向來是針對人口稠密地區。在其他地方，特別是未法人化的社區，被排除在這些政策之外，因此它們永遠無法取得公

「水越來越稀少，如果我們不採取任何行動解決這一問題，將有很多人沒有水可用。」

共資金來解決這些問題。大多數居民很難自行解決廢水問題。因此必須有某種類型的公共投資。政府有很多計畫可用於處理廢水，但一般來說，它們無法精細到顧及小社區——貧困社區、有色人種社區、被邊緣化的社區。

為什麼美國人不知道有這個問題？

許多人都以城市視角來看問題。他們對於在美國鄉村發生的事情並沒有真正的了解。人們經常問我一些問題，例如：「為什麼他們不連接到城市污水處理系統？」因為我們所談的是農村社區。他們可能有小城鎮，但小城鎮的預算有限。他們沒有龐大的稅基來支持基礎設施，因此建設落後。

受影響最大的人不是窮人就是有色人種，或者兩者兼而有之，是否這也是問題的一部份？

這是最糟糕的地方，因為許多受到影響的人是我們社會中最脆弱的人。我想人們會以為這是個人的失敗，而不是基礎設施的失敗。如果人們無法使用基礎設施，或者他們有權使用的基礎設施不起作用，那麼問題就更加複雜了。我們還發現，當基礎設施出現故障時，政府會責怪一般人，保護那些靠坑一般人來賺錢的人。必須剝開許多不同的層次來看，我們才可以找到問題的根源，然後嘗試找到一些真正的解決



目擊者

弗勞爾斯定期帶訪客到朗德斯郡人們的家中，親身看看該地區的污水問題；（底部）污水從一條管子流入羅希的院子。

Courtesy of Catherine Coleman Flowers



寫在水中

凱薩琳·科爾曼·弗勞爾斯（左）與當時的阿拉巴馬州參議員道格·瓊斯 (Doug Jones) 訪問帕梅拉·羅希的家；在 2018 年的一次感人的國會聽證會上，羅希描述了未經處理的污水對家人的破壞性影響。

方案。

人們可能不想聽到問題的另一部分，但這是真的：由於氣候變化，這種糟糕的基礎設施故障的情況越來越多。看看我住的阿拉巴馬州發生了什麼事。伴隨著這些大風暴，大量的降雨隨之而來，那時個人在家中的化糞池系統更有可能發生故障。污水透過浴缸或其他地方流回到他們的房屋。隨著雨水的增加，氣溫越來越高，疾病和寄生蟲將變得更加普遍，並可能更向北移動。因此，這件事我們所有人都應該關心。

你曾與各政治派別的領導人合作過，包括前參議員和司

法部長傑夫·塞申斯 (Jeff Sessions)。你如何找到與你觀點不同的人的共同點？

嗯，我去了一個市政廳會議，參議員塞申斯正在發言。他在談獎助金和可用於幫助他正在與之交談的社區的計畫。我問了一個問題：如果取得獎助金需要相對應的資金，社區要如何獲得獎助金？因為這些社區大多數都沒有錢去取得對應的獎助金。之後，他來找我，他說：「我一直有興趣去想辦法如何為貧困社區的人獲得這些類型的資金。」他說，「我在威爾科克斯郡『阿拉巴馬州，今天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以下』長大。」他才

剛剛開始告訴我一些事情。那時，我們都很客氣。我聽他發言，我不想和他爭論。當我開始擴展我的工作時，他說我隨時可以去找他，他的員工也說隨時可以去找他們。每次我有事去找他們時，他們都會回應。

在你的書中，你描述了你第一次與羅伯特·伍德森的會面如何演變成黨派爭論。第二次見到他時，你是如何做到的？

2001 年，我參加了在華盛頓特區舉行的以宗教信仰為主高峰會議，伍德森先生是其中的發言人之一。他講話後，從講台下來，我跟他後面。我說：「我們以前見過面，但那

次見面並不是很愉快。但是我需要你的幫助。」我向他解釋了我在做什麼，他給了我他的名片。他說：「請打電話給我的辦公室，我們會安排一次會議。」事情就是這樣。他來到朗德斯郡，親自看了一遍。他致力於幫助我們。儘管他是支持傑克·肯普(Jack Kemp)的死忠共和黨人，但他帶來的協助他的人有共和黨人，也有民主黨人。這就是我與伍德森先生共事的方式。他相信家庭。他相信支持企業界；他認為應該有一個黑人中產階級。我們有很多共同點，但也有一些我們看法不一致的事情。因此，我們不會談論那些事情。我們不會花時間爭論或試圖改變對方。

這是你長期下來學到的技巧嗎？

我認為這只是南方的做事方式。我們坐下來談，想設法弄清楚我們的共同點。例如，如果我和另一個為人祖父母的人談話，那麼我們會談我們的孫子。我們都愛孫子。我們發現人們沒有爭論的那些基本事物

是我們的共同之處。一旦我們找到了一些我們共同的东西，我們彼此會比較和氣。我們從我們意見一致的那一點開始。沒有任何一個人相信的所有東西會跟你完全一樣。兩人所相信的一定會有差異。因此，第一件事就是尊重差異。

您是否將關注範圍從廢水擴大到整個與水相關的問題？

我的重點主要是廢水，但水和衛生設施是息息相關的。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之一是人們獲得水和衛生設施的權利。我參加了（由美國人權網絡召開的）全國水和衛生人權聯盟，我們利用人權架構來關注缺水問題。我知道人們想專注於飲用水，但水也是我們衛生系統的一部分。如果你正在對抗新冠肺炎或任何其他疾病，你必須有水來洗手。如果我們想消除貧困並和諧生活，我們所有人都必須獲得水和衛生設施。它不應該是有錢人可以擁有，但窮人卻不能擁有。我們不會有任何和平，因為水是我們生存必需的東西。

扶輪社員如何幫助解決廢水

問題？

首先要做的是確定農村社區的狀況。大多數人生活在城市地區，但我認為他們沒有意識到美國大部分地區是農村。因此，扶輪社員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確定他們地區的問題，並和我們分享，因為這類資訊可以幫助我們制定有效的解決方案。然後，他們必須確保人們能夠用得上這些解決方案，並確保決策者瞭解這些問題。這不是人們通常談論的事情。眼不見，心不煩。

扶輪社員可以幫助我們的第二件事是推動基礎設施的更新。我們建設的許多基礎設施的使用壽命非常短。我們必須避免依據計畫做出來的建設是過時，應該淘汰的東西。我們必須想出能處理自然界實際情況的基礎設施。這是我們現在要解決的問題，他們可以支持我們致力於開發新技術來解決廢水問題。當人們進入外太空時，他們可以處理廢水，使其成為飲用水。為什麼我們不能在地球上這樣做？我希望與有這種想法的人合作，他們是有遠見的人。我想喚起和激勵別人，而且自己參與開發一種新的馬桶，讓我們在沖馬桶時，馬桶流出乾淨的水。我們現在必須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因為我們需要想出如何安全地再利用的方法。水越來越稀少，如果我們不採取任何行動解決這一問題，將會有很多人沒有水可用。

「人們可能不想聽到問題的另一部分，但這是真的：由於氣候變化，這種糟糕的基礎設施故障的情況越來越多。」

作為一個社運人士，你學到的最重要的教訓是什麼？

每個人都有價值的事實。對我的生活有影響的人之一是布萊恩·史蒂文森 (Bryan Stevenson) (平等正義行動的創始人)。布萊恩教我的一件事是，每個人都比他們做過的最糟糕的事情還好。如果我們都這樣想，那麼我們便處於至少可以進行一些對話的位置。我不會強迫任何人跟我對話，但有些人比我們所知更容易從善如流。當我們作為一個國家向前邁進時，這將是更重要的——我們進行對話。但是，我們必須從一些共同點開始，從我們共同的东西開始，並從那裡逐漸建立對彼此的尊重。以後我們可以進行比較棘手的談話，達成某種妥協或協定。這是必要的。我們用這個方法來避免和打破對於人的刻板印象

和先入為主觀念。這就是我所學到的。

在你的書中，你寫道，你能教給學生的最重要的一課是「和平抗議的價值和以投票來實現美國夢的重要性。」這是我們所有人都應該學的一課嗎？

是的，我想是的。這是進行這些對話的一部分。人們必須接受其他人進行和平抗議的權利。這個國家肇建之初就有和平抗議，而且 1960 年代發生的變化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和平抗議所致。投票和抗議是民主原則，確保了我們長期保持這種民主制度，而且這些原則使我們成為世界的道德領袖。如果我們想繼續採取這種地位，我們必須尊重和平抗議，我們必須尊重投票，並確保每個人擁有投票權。

帕梅拉·羅希留下什麼遺產？

她的遺產是，她讓那些與她一起奮鬥的人看到她所看到的那個世界裡的窮人。每個與帕梅拉一起奮鬥過的人都致力於進行必要的結構改革，以確保以後沒有人必須面對帕梅拉·羅希必須面對的問題。

你曾問前副總統高爾：「我們如何確保我們能把留給子孫的世界是適合居住的？」你會如何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必須努力去實現這一日標。我們不能袖手旁觀，只是期望改變會自動發生。我們必須持續參與。我們必須致力於修訂政策。我們必須和會聽我們說話的人對話。我們必須改變，以確保我們留下一個不僅能夠讓我們子女，而且也能讓我們的子孫和所有後代能居住的世界。



Courtesy of Catherine Coleman Flowers

幫助朋友

弗勞爾斯在大流行期間的星期五消防演習向國會山莊的一群人演講，這是由演員和社運人士珍·方達（弗勞爾斯的盟友）舉辦的每週一次，強調氣候危機的活動。

提供乾淨的水、衛生設施和衛生是扶輪的焦點領域之一。你可透過下列方式來參與：訪問 rotary.org/our-causes、到 wasrag.org 與水、衛生設施和衛生扶輪行動小組建立聯繫，或在 3 月 22 日慶祝世界水資源日。在社交媒體上關注扶輪訊息，來了解我們在做的工作。
